

佛典漢譯之研究

王文顏 著

天華佛學叢刊之[21]



天華佛學叢刊 [2]

佛典漢譯之研究

王文顏□□□著

如是我聞
佛說經
PDG

■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初版

佛典漢譯之研究

■ 著作者：王文顏

■ 發行者：李雲鵠

■ 出版者：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六段二三一號二樓
電 話：八三二六七六六・八三二六七七七

■ 郵政劃撥帳戶第〇一一一〇八一一號

■ 印刷者：振文印刷有限公司

■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1679號

■ 定 價：平裝・新臺幣三三〇〇元
精裝・新臺幣三五〇〇元

■ 天華佛學叢刊之廿一

■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DG

「佛典漢譯之研究」序

羅宗濤

中華文化歷經悠久的歲月，廣被遼闊的地域，沾溉無數羣體。在其茁壯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與不同的語文接觸，翻譯始終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工作。

周禮秋官象胥：「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辭言傳之。」注：「今總名曰象胥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禮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贊寧高僧傳三集翻譯論：「周禮有象胥氏通六蠻語，狄鞮主七戎、寄司九夷、譯知八狄。今四方之官唯譯官顯著何也？疑漢已來，多事北方，故譯名爛熟矣。又如周秦輶軒使者，奏籍通別國方言，令君王不出戶庭，坐知絕遐異俗之語也。若然者，象胥知其遠也，方言知其近也。……懿乎東漢，始譯四十二章經，復加之爲翻也，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由是翻譯二名行焉。」

「佛典漢譯之研究」

由以上一鱗半爪的資料，略可了解「翻譯」一詞的演變，並可進而察見部分翻譯的事實。此外，在其餘經傳、緯書、史乘、諸子、以至於辭賦，往往也有關於我國早期翻譯事業的記載，但多半是零星片段，不足以做具有規模的研究。到了佛經傳入後的幾百年間，翻譯工作才大規模開展，並留下了豐富的資料，足夠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來從事研究。

我一向認為翻譯工作很重要，但却很少在這方面貢獻過心力。當王文顏君計畫要研究佛典漢譯，而且還要我擔任指導教授時，我着實喫驚不小。十幾年前爲了探討敦煌變文，曾用了兩年的時光來檢查大藏經，我早已很想去探索一些佛經漢譯的問題，可是總爲了耽心時間不足或力有未迨以致半途而廢，而打消了念頭。心想王文顏君幾乎要從一無所有中從頭建立，吃苦頭是必不可免，結果却難以預期。我將可能遭遇的困難說給他聽，希望他慎重考慮。經過深思熟慮，文顏君仍不改初衷。他既如此發心，我也只好答應他以「佛典漢譯之研究」爲博士論文題目，並推薦

聖嚴法師爲指導教授，蒙法師慨允，這才放心。文顏君又希望我能就論文的架構以及其他枝節的地方提供一些意見，於是我也掛上了指導教授的名義。經過聖嚴法師的悉心指導與王文顏君的勉強從事，論文終於寫就，而且在考試時得到許多指教與鼓勵而順利通過了。文顏君現在根據各位口試委員的意見，將原稿訂正，準備付梓問世，冀能獲得更多的批評與指正。他請我爲他寫篇序，這使我想起彭端淑的爲學一首示子姪裏提到的寓言：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

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

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

現在文顏君已自南海還，所幸在他往南海途中，我們還時時連繫，所以沿途風光，我也略知一二。學記云：「教學相長。」其此之謂乎。

博雅君子讀了這篇論文，敬祈 不吝指教，不但文顏君因此獲益，就是宗濤也受惠不淺而銘感無既。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冬 羅宗濤序於政大半山

佛典漢譯之研究

聖嚴

佛教發源於印度，傳播於世界，乃是通過各種語文的翻譯介紹，而形成了佛教世界化的事實。佛教初成之時，釋迦佛陀所說的經典，是賴弟子們的口口相傳，並未記錄成文，筆之成書。但經數代相傳之後，由於傳播的地區越來越廣，需要佛經的人數也越來越多，要求人人都能背誦數量龐大的聖典，乃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乃有了將佛典記錄成文的要求。

佛典在印度所用的語文記載，大致是梵文、巴利文、巴克萊文。而在最早的口傳時期所用的語文，則為印度內地的各種方言，梵文、巴利文及巴克萊文，是比較古典的語文。後來，佛教自印度向四方傳播，巴利文三藏，被傳至南方的錫蘭、緬甸、暹羅、柬埔寨等國家，以其各國的語言，音譯過去，通常稱之為上座部的小乘佛教。自印度向北方傳播的，則以梵文的三藏經典為主，譯成了中國的漢文，以及窣利、龜茲、于闐等西域諸語文，還有西藏文。漢文佛典，主要譯自梵文，也有譯自西域的方言所謂胡語者，也有從漢譯的佛典再譯成胡語及西藏語的。

漢譯的佛典，大乘與小乘兼備，顯教及密教並存，但在質量方面，則以初期及中期的大乘顯教為其主體。西藏文的佛典，雖然也是大小顯密皆有，但却是以晚期的大乘密教為其特色。

目前，出自印度的梵文原典，現有的數量不多，而且殘缺不全，巴克萊文的更少，唯巴利文，仍保留於南方諸國的音譯語文之中。可是，梵文佛典之被譯成漢文及藏文的，數量極為龐大。也可以說，除了漢譯及藏譯的佛典之外，便無從窺知大乘佛教的內涵。而此兩系所譯的佛典，又形成了兩個傳播佛法的中心。藏譯佛典，被譯成了西夏語、蒙古語、古代土耳其古語、滿州語等。漢譯的佛典，它的影響力，不在於被譯成其他種語文，乃是即以漢文的原貌，把佛法傳到了高麗、日本及越南。因此，現存而較完備的佛典，分成南傳的巴利語三藏，北傳的漢譯三藏及西藏譯三藏。以其傳播的地區之廣及其所化的人數之衆而言，則非漢譯三藏莫屬。因此，本書作者王文顏博士要說：「探討漢譯佛典的詳細內容，是研究中國佛教史和東亞佛教發展的第一個課題。」

漢譯佛典的事業，自後漢以迄趙宋之間，雖也有不少出於印度東來的梵僧及漢土的高賢私人努力，大規模的譯場組織，則皆出於歷代君王的力量。宋元以後，梵文漢譯的工作，雖已少見，近數十年間，也有少數人將巴利文及藏文的佛典，零星地譯成漢文者。以此可見，佛典漢譯，淵源流長。參加譯事的人數及譯出的卷數之多，雖無確切的統計數字可稽，但是，在世界的翻譯史上，應該是獨一無二的成就。根據諸種經錄的考查，其間有不少已經譯出的佛典，早已散失，也有不少的佛典譯作，不知出於何人的手筆。日人於其大正年間（1912—1925）編校完成的「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一冊至第三十二冊，所收錄署名「譯」本的大小乘經律論三藏佛典，一千六百五

十八部，六千一百餘卷。尙有未被收錄於該藏的，爲數仍可觀。

像如此綿延不絕，連續近二千年的佛典漢譯事業，其本身即是一部內容豐富的歷史，所以凡爲研究中國及印度文化史的中外學者，都會給予相當價值的肯定，此可從王博士所撰本書附錄的參考書目及其有關的文獻中得到消息。可是，以「佛典漢譯」作爲論題，系統性地寫成研究專書的，則以王博士爲第一人。

王君原來從未涉及佛學的研究，進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之後，始從羅宗濤教授的建議，研究佛典漢譯的歷史過程、譯經組織及其制度、譯經的理論、譯本的探討，是以歷史爲經、演變的事實作緯。歷三年餘的時間，廣徵博引，精密地考察之下，完成了本書。因爲高明教授的介紹，在王君撰著本書的階段中，我給了他若干建議，王君不但聰穎過人，研究的工夫也非常勤懇踏實，特別是在與他一向所學無關的領域中，以三年多的時間，讀遍所有與漢譯佛典有關的文獻，加以抉擇取捨，用簡鍊的文字，寫成二十多萬字的論作，對我而言，既感到欣慰，也覺得欽佩。此書的撰寫和提出，王君獲得了博士學位。以已往的觀念，博士論文是代表著學術成就的最高峯，王博士却謙虛地告訴我說，這是他向這一方面努力的一個起點。現在，本書由天華出版公司投資出版，謹述所見如上，用表讚歎。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十日寫於臺北北投農禪寺

自序

我是一位慧根淺薄的人，在寫作本論文之前，涉獵的佛典不多，僅僅六祖壇經和金剛經是我曾經粗閱過的，以如此貧乏的佛學基礎，能在短時間內順利完成這篇論文，真該感謝佛祖加惠。

兩年前，我在尋索論文題目之時，業師王夢鷗先生曾經指點我兩個研究方向，一個是六朝的佛典漢譯，另一個是北朝的碑文（尤其是魏碑），我謹遵教示，首先閱讀有關佛典漢譯的論文，繼而閱讀僧傳、經錄、及其他佛教文獻，大概「與佛有緣」的緣故，我即以此為研究對象，未再嘗試另一個題目。然而王老師指示我的是以佛典漢譯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為範圍，而本論文並未涉及這個主題，此中原因，並非我故意有違師命，而是我接觸有關佛典漢譯的史料之後，發覺王老師的陳意甚高，若想達成王老師的高標準，必先瞭解佛典漢譯的歷史和佛典目錄，否則就無法完全掌握佛教文獻，奠定穩固的基礎，本論文就是我奠基的工作之一，往後幾年，我可能還要在相關的問題上多下點工夫，才能不負王老師的期望。

在我決定研究方向之後，業師羅宗濤先生應我的請求，同意擔任我的指導教授，但羅老師認為若能再請一位精通佛學的大師共同指導，則更為理想，正為此事苦惱之際，業師高仲華先生推薦我趨謁聖嚴法師，法師以其慈悲和藹的胸懷，接納我這位佛門外的弟子，往後寫作過程中，舉

凡佛學上的難題，大都仰承開示，使我獲益良多，最令我感激的是法師在國內外弘法奔忙之際，仍不忘隨時對我提携勉勵。

本論文寫作期間，業師羅宗濤先生給我最多直接的鼓舞和指點，每當我寫作過程陷入困境之時，我總抱著一大疊卡片，懷著滿腦子理不清的頭緒，趨謁師門，請求指點迷津，羅老師總是不厭其煩的誨我不倦，而每次請益之後，我都有絕處逢生的喜悅，在暗淡的寫作領域裏，彷彿又出現一片光明遠景。此外，黃景進老師也是我的良師益友，他就住在我的對門，每當我對論文的架構內容產生疑惑時，經常深夜敲門造訪，他不但不以為不敬，反而殷勤的提示我修正意見，他的海涵和治學精神，我永遠牢記在心。

本論文的內容屬於中國佛教史的細目之一，我從譯經史的流變、譯場制度與譯場組織、譯經理論等三方面，說明佛典漢譯的種種現象，並選擇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譯本，以比較其優劣，我希望藉此探討以使今人瞭解中國古代輝煌的翻譯成果，並為今人提供一點古人翻譯的經驗，以達到「觀古鑒今」的目的。

如今這本論文承蒙大華出版公司李雲鵬、顏宗養兩位大德厚愛，不惜斥資，也不計較素昧生平的關係，願意為我出版行世，並給我優厚的稿酬，令我衷心感佩。又本論文是我與佛結緣的第一部著作，疏漏之處，必定甚多，祈盼十方大德，不吝教我。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論文口試日文頌記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佛典漢譯之研究 目錄

「佛典漢譯之研究」序 一

佛典漢譯之研究 一

自序 一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範圍、資料來源、研究方法 一

(一) 研究動機 一

(二) 研究範圍 五

(三) 資料來源 一二

(四) 研究方法 一六

第二節 佛典漢譯前之翻譯述略 一七

第二章 譯經史略.....二七

第一節 促進譯經事業開展之因素.....二七

- (一)、西僧東來.....二七
- (二)、西行求法.....三一
- (三)、君王贊助.....三八

第二節 阻礙譯經事業開展之因素.....五一

- (一)、南北朝政局動盪不安.....五一
- (二)、宗派不同.....五七

第三節 歷代譯經事業之沿革.....六四

- (一)、東漢至西晉.....六六
 - (二)、東晉至隋.....七六
 - (三)、唐代及其以後.....九二
- 附表一：歷代譯師表.....九五
- 附表二：歷代譯經表.....一一三

第三章 譯場制度與譯場組織

一三一

第一節 執本譯經、口譯譯經

一三二

第二節 譯場制度之沿革

一二九

(一) 講經形式之譯場

一三一

(二) 專家組成之譯場

一四一

第三節 譯場組織及分工

一六一

(一) 主譯

一六八

(二) 度語 證梵文 證梵義

一八〇

(三) 筆受 緜文 潤文 正字 證義 校勘

一八五

(四) 勸助 檀越 監譯 梵唄

一九七

(五) 繕寫進內 欽定入藏 解座

一〇〇

第四章 譯經理論

一〇三

第一節 道安之譯經理論

一〇四

第二節 鴻摩羅什之譯經理論

一一八

- 第三節 產珠之譯經理論 二三六
第四節 玄奘之譯經理論 一四八
第五節 贊寧之譯經理論 二七〇
第五章 譯本之探討
第一節 由般若部譯本見漢譯佛典之種種問題
(一) 歷代般若部譯本之比較 二九八
第一表 歷代般若部經典傳譯總目 二九九
第二表 小品般若 (七本) 品目對照表 三〇一
第三表 大品般若 (四本) 品目對照表 三一〇
第四表 小品般若 (七本) 譯文對照表 三一八
第五表 大品般若 (四本) 譯文對照表 三二四
第六表 金剛般若 (七本) 譯文對照表 三三四
第七表 繼若心經 (七本) 譯文對照表 三三九
(二) 般若部譯本所反映之問題 三四六
第二節 南北朝時代南北譯本之比較 三六二

(一)、譯本之比較.....

第一表・放牛經（三本）譯文對照表.....

三六三

第二表・小乘涅槃經（三本）譯文對照表.....

三六五

第三表・大乘涅槃經（三本）譯文對照表.....

三六九

第四表・頂生王故事經（三本）譯文對照表.....

三七三

(二)、南北朝譯本所反映之問題.....

三七六

第六章 結 語

三八五

附論 梵佛典漢譯相關之翻譯.....

三九二

參考書目.....

四〇〇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範圍、資料來源、研究方法

(一) 研究動機

漢譯本佛典是中國文化領域中的寶藏之一，也是世界佛教史料中的珍品。中國從東漢開始，借著翻譯的方法，把印度佛教移植過來，後來又從中國傳播到高麗和日本，使中國成為印度以外最大的佛教中心。這一個文化思想的移植和建設過程，完全靠「翻譯」佛典來推動，東初法師在隋唐時代的佛教一文中云：「佛教的生命，寄託在傳譯。」充分說明譯經的重要性。中國古代如果沒有許多高僧大德致力於譯經工作，那麼中國佛教就不可能如此興盛，高麗和日本也就更不用說了。因此，探討「佛典漢譯」的詳細內容，是研究中國佛教史和東亞佛教發展的第一個課題。

漢藏的數量，據開元錄卷一序云：

「自後漢孝明皇帝永平十六七年歲次丁卯，至大唐神武皇帝開元十八年庚午之歲，凡六百六十四載，中間傳譯繙素，總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聖教，及聖賢集傳，並及失譯，總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其見行闕本，並該前數。」